

回旋乌蒙

HUIXUANWUMENG

韩声雄 周光荣 郭明 / 著

新华出版社

回旋与蒙

HUIXUANWUMENG

韩声雄 周光荣 郭 明 /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旋乌蒙 / 韩声雄, 周光荣, 郭明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66-2174-5

I. ①回… II. ①韩… ②周… ③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439号

回旋乌蒙

作 者: 韩声雄(执笔) 周光荣 郭 明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赵力中 沈家禄

责任编辑: 刘燕玲 郑建玲

版式设计: 贺 涛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昆明捷成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9.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174-5

定 价: 5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在中央红军从江西开始西征转移时，红二、六军团在敌人侧翼和后方，积极开展游击行动，以分散、吸引敌人用以进攻和追剿中央红军的兵力，配合与协助红一方面军顺利转移，并尽可能巩固、保存、壮大红军有生力量，对敌进行坚决战斗，扩大和开辟湘鄂川黔新区苏区。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新的战略转移。军团以佯攻贵阳之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地迷惑和调动敌人，突破鸭池河，占领黔西，攻克大定、毕节，在黔大毕地区创建临时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蒋介石组织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大规模围剿，红二、六军团主动撤离毕节，在乌蒙山区开展了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从1936年2月27日到3月28日，近一个月时间，红二、六军团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风餐露宿，忍饥卧寒，在高山深谷冰封雪岭，与十几倍于我的敌人周旋，欲南向北，声东击西；以运动战调动敌人，歼灭敌人，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终于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挥师北上，胜利到达陕北延安。

三个方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曾十分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好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本部长篇小说讲述的就是红二、六军团在镇雄、彝良、赫章、毕节、宣威等主战场开展乌蒙山回旋战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贺 龙：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主席，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

任弼时：中共特派员，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书记，军分会副主席，红二军团政委。

萧 克：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副主席，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

关向应：中共中央委员，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红二军团副政委。

王 震：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红六军团政委。

李 达：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参谋长。

夏 曦：原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分革军委会主席。后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兼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卢冬生：二军团四师师长。

贺炳炎：红二军团五师师长。

余秋里：红二军团6师18团政委。

刘转连：红六军团17师师长。

乌蒙山：何家顺之子。原学名何学峰，小名乌蒙山，人称“小老飞”。席家老包土匪黑军师。原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副支队长，后为红二军团侦察连连长。席果珠、陇三公主恋人。

席果珠：镇雄场坝土司席镇威之独女。席家老包土匪司令，抗日救国军一支队支队司令。乌蒙山恋人。

陇三公主：陇继尧之三妹、奇美女，人称“抗日公主”。

何家顺：乌蒙山父亲。原黔军营长。

阮俊臣：原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支队长，后为抗日救国军三支队支队司令。

黄华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母享游击队队长。后加入抗日救国军三支队。

樊锦章：原陇继尧镇雄独立营副营长。后参加地下党。

邓志高：贵州省工委委员，负责军运工作。

周素园：同盟会会员。原贵州省军政府行政总理。抗日救国军司令。

莫 雄：毕节专署专员。

卢志英：毕节专署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我党地下党员。

卢正涛：不明身份的隐形人。军委派到毕节进行军事特工工作的地下党员。毕节专署总务科科长。

蒋介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何应钦：字敬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

陈 诚：字辞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营主任。

顾祝同：字墨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

刘建绪：国民党剿匪军总指挥。

樊嵩甫：剿匪军第一纵队指挥官。

郭汝栋：剿匪军第二纵队指挥官。湘军。

孙 渡：剿匪军第三纵队指挥官。滇军。

李 觉：剿匪军第四纵队指挥官。湘军。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女婿。

万耀煌：剿匪军第五纵队指挥官。

郝梦龄：剿匪军第六纵队指挥官。

龙 云：字志舟。云南省主席。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

陇继尧：镇彝威剿匪指挥，镇雄独立营营长。

陇正禹：陇继尧的军师。

杨国正：镇雄县县长。

陇二官太：场坝区副区长。陇继尧堂妹。

安问石：牛场区区长。陇二官太女婿。

陶自雄：陇继尧诱骗打入红军的绿林头目。



一、乌蒙地火	1
二、比武招亲	10
三、看穿时局	20
四、奇女比拼	27
五、斩草除根	35
六、在劫难逃	45
七、乌蒙山，你在哪里？	55
八、剑指乌蒙	62
九、毕节专员	71
十、东山再起	83
十一、抗日公主	96
十二、兵临毕节	105
十三、联吴抗曹	113
十四、特殊土豪	121
十五、陇三公主发难	128
十六、苗山追杀	137
十七、抗日司令	148
十八、抗捐抗税	159
十九、三公主犯上作乱	168
二十、败走麦城	177
二十一、西征路上姊妹花	190
二十二、撤出毕节	200
二十三、夏曦牺牲	209
二十四、陇继尧密谋	216
二十五、三公主盗图	226
二十六、神来之笔	237

二十七、蛟龙出海	251
二十八、便水激战	261
二十九、声东击西	275
三十、战斗在毕威线上	286
三十一、龙云献计	296
三十二、金银山巧设陷阱	304
三十三、樊锦章大闹镇雄城	312
三十四、天降神兵	318
三十五、回马枪，以则河狠敲乌龟头	324
三十六、广德关，安问石惊魂	330
三十七、南天门，贺龙点神兵	346
三十八、救苦救难观世音	351
三十九、计攻陇二官太	360
四十、安尔洞抓野猫	367
四十一、运筹三合头 决胜哲庄坝	379
四十二、镇雄！镇雄！	394
四十三、忠实朋友	405
四十四、大浪淘沙	415
四十五、空城计	425
四十六、军民情深	436
四十七、鏖战来宾铺	428

一、乌蒙地火

云贵高原上的乌蒙山，是由断层抬升形成的年轻山脉。从滇东高原北部翻滚着奔向贵州高原西北部，从东北到西南，绵延250多公里，是金沙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山势磅礴，层峦叠嶂，莽莽苍苍。千山如剑，直插苍穹，万壑似刀，深切谷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残丘峰林、溶蚀洼地、石灰岩溶蚀盆地、灰岩槽状谷地及溶洞、地下河等广布其间。

乌蒙山深处。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镇雄境内，山高坡陡，雄关遍布，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奇特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社会环境，造就了镇雄人民勤劳朴实、坚忍不拔、敢于担当、强悍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20世纪30年代的镇雄，人烟稀少，生产力极其低下，广种薄收。商品交换上，民众多以以物易物为生。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不安，整个镇雄“十室九空，饥馑备至，人民多数铤而走险”。

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山民们盼来了1935年，农历猪年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祖传的盛大民俗节日。本来应该是张灯结彩，鞭炮声声，杀猪宰羊的日子。可是除了偶尔听见几声猪叫。到处是一片死气沉沉。

十几天来的连绵冻雨，把整个山脉都蒙上一层冰凌，凜冽的寒风扫过大地，更显得肃杀萧条。

镇雄场坝安正端家。一家人正在用蕨根草沉淀蕨粉。蕨根是上天赐予穷人的救命草。草根里含有大量的类似藕粉的淀粉。沉淀下来的粉可以吃，剩渣俗称“朵猫”，也可以填肚子。可惜挖的人太多，安正端父子挖了一天也没有挖到多少。儿子安四娃负责把前一天全家人挖出来的蕨根运回家。安正端的婆娘负责用棒槌把蕨根捣碎放在木缸里沉淀。他家的阶沿

上放着一口袋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白色的黏土。合水捏成团煮过后会像面粉一样，有点黏性，还有点滑。穷苦的农民实在饿极了，就会用它来填肚子。但是如果吃多了，就会因屙不出屎来胀死。安正端的第二个姑娘，3岁的小二妹在旁边玩耍。她饿极了，就从麻袋里抓白色的观音土来填肚子。

离安正端家不远的里头山沙沟寨何家院子，背靠一座青翠的峰岩，一栋三合头的房子，年久失修，一副破败景象。阶沿下，一个高个子，略显瘦削的瓜子脸上长着山羊胡子，人称“八老爷”的中年农民何家顺正在贴春联。他的贴法有点特别。他不是桌子上写好对联贴在门上，而是先在中门的门楣上贴了两条红纸，然后双手把兔耳帽的护耳在头顶上系好，又紧了紧拴在腰上的苕麻草绳。手握一根粗壮的包谷秆，撕去尖上的皮，用秆心在木桌上的石碓上饱蘸乌黑的木炭汁，一脚踏上板凳，大笔一挥，一副对联跃然纸上。上联是：“看穿时局 处深山旷野”，下联是“乐观后辈 望乘风破浪”。八老爷右手握着笔，退后几步，审视着自己的杰作，先满意地点点头；随即又看着木炭灰的墨汁乌黑而缺乏亮光的颜色，不禁锁紧双眉摇摇头。那刚劲有力的柳体字仿佛在书写着主人的处境，主人深邃的洞察力，主人的傲骨，也书写出主人的无可奈何。

正在主人准备往侧门贴红纸，欲再写另一副对联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一声凄惨的喊叫，传到中年农民的耳里：“老飞哥，出事了！老飞哥，出事了！”

八老爷一惊，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人正从场坝坎子上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

八老爷问：“四娃，出什么事了？”

“我家小二妹死了！”

“啊？怎么死的？”

“吃观音土屙不出来，肚皮胀死的！”

八老爷“啊”了一声，拔腿就往沟边的安家寨跑。

四娃跨进屋门扫了一眼，问：“八老爷，你家老飞哥呢？不是回家来了吗？”

“他送了点盐巴给他妈，昨天就赶回去了。”

八老爷问：“四娃，今年收成不是还好吗？怎么你家还不到大年就断

粮了呢？”

“本来我家种的地、打的粮食够一家人吃的。但是，陇二官太派人来，把大部分粮食背走了。我爹说了一些气话，请毕摩念咒骂陇二官太，惹恼了陇二官太。她说我家是他家的娃子（奴隶），命都是她家的，子孙也是她家的。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拿。不但把粮食全拿走了，连包谷种都没有留下。”

八老爷摇头叹气：“没有天良，没有天良呵！”

“断粮的还不止我家，好多人家都过不了年呢。”

八老爷何家顺和安四娃一路小跑赶到安家寨。寨子边上沙沟边的小茅草棚外面，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人们看见八老爷到来，纷纷闪开一条路。

安正端跑到八老爷面前，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双手作揖：“八老爷，这件事就全望你做主了！”

八老爷来到中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张草席上，挺着一具女孩的尸体。只见她身上盖着一件蓑衣，身上皮包骨头，肚子却像一个大鼓凸出来。一张铁青的脸，扭曲得不成人形，显然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挣扎才断气的。安正端的婆娘扑在女孩身上，凄惨地号叫着。

人们纷纷问八老爷：“八老爷，老飞哥呢？”

“他昨天就赶回席家老包去了！”

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望着八老爷。

八老爷浓眉竖起，跺着脚说：“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转身对去叫他的安四娃吩咐：“你赶快到席家老包，把乌蒙山叫回来。他会为大家做主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第二天清晨，在通往以萨沟的路上，出现一溜队伍。敲着锣打着鼓，所有人头上全都戴着草扎的孝帽，身上扎着草绳，手中端着碗。用树枝扎起来的木架上抬着小二妹的尸体，用草席包着，吆喝着前进。

昨晚上，接到报信赶来的乌蒙山，与八老爷、安正端及乡亲们商量到深夜，觉得如果专门抬着安二妹的尸体去找陇二官太讨还血债的话，因为农村饿死的人多，庄稼人都只想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还是要利用年关到来，农民普遍断粮这个药捻子，采用这一带吃大户的办法，点燃火药桶。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头，五大三粗；肩

宽背阔，胸前乌黑的肌肉块块饱满，横着像根梁，竖着是棵柱；一看那身子就让人喜爱。黝黑的圆盘脸上满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一对眼睛炯炯有神，滴溜溜转。腰上除草绳外，还扎着一根大皮带，左右两边各插着一支二十响。他就是八老爷何家顺的大儿子乌蒙山。他本来是汉族，自幼习武，武艺高强。可是却鬼使神差，被彝寨席家的独生女席果珠小姐比武招亲打败，被席果珠强行招为“娃子驸马”。自从担任席家老包护寨队的军师后，就带着100多人的队伍在席家老包的山上落草。专门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国民党政府和奴隶主都把他当眼中钉肉中刺。一直被陇二官太的堂哥、镇彝威剿匪指挥陇继尧和毕节专署保安队追剿。有一次，陇继尧把乌蒙山包围在一座四层楼的土碉上，眼看就要被抓住。他却像长了翅膀，在几十个人的枪下，眼睁睁从四楼窗户上“飞”下来逃跑了。从此，这一带的人们都叫他“小老飞”。

小老飞后面的毕摩边敲锣边为安二妹喊魂：“安二妹，回来吧！回来吧，安二妹！”几十个人的声音回应着，阴风惨惨，在山野里回荡。

沿路村寨的饥民听说了安二妹的悲惨遭遇，气愤不过。又看见队伍里的人都端着碗，还有的打着莲花落，显然是去吃大户，于是都纷纷加入其中，跟着到陇二官太家去讨债。人越聚越多，像一股洪流汹涌着冲向陇二官太家。

镇雄县城乌峰山下，镇雄县政府。镇雄县长杨国正正在看县参议会送来的公文——《镇雄临时参议会第×次常会记录》。这所谓公文，实际上是县参议会给省参议会送的一封密件，是他在县参议会的一个亲信秘送给他的。30年代，镇雄社会尽管进行了改土归流，实际上还是土官和流官一体。这个“记录”，也就是参会者对现政权不满的一次发泄。

杨国正轻声念着文中的“记录”：

地主豪绅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财权和军权，对镇雄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是时，镇雄地方豪强势力崛起，他们与官僚融为一体，把持各级政权。

陇维邦是镇雄县著名的大地主之一，清末民初，历任镇雄参将、镇彝边防游击统带、昭通镇守署第一纵队队长、滇东边防司令等职。其大湾子仓房上住宅占地20余亩、房舍百余间，内设公堂、监狱、私置刑具，还

筑石碉13座、营盘2处，有土炮1门，枪40余支，豢养家丁40余人，其二子分别在镇担任过镇彝威剿匪副指挥、罗甸镇（现大湾镇）镇长，称雄于镇雄东北。牛场陇瑞文，为镇雄著名土司确佐之后，民国年间，曾任镇雄上西区团长，早丧，其妻余若恒掌家。广有田产、鸦片，存黄金2000余两，白银10余万两，为镇雄富户之首。又有街门一院，石碉4座，豢养家丁百余，有枪百余支，私设狱房、刑具，独猫镇雄西北。余若恒嫁外孙女给陇继尧之子时，仅陪嫁收租地就是800石，鸦片6000两，装满银元的箱子70余个。坡头陇辅臣，先后担任过镇雄下南副里长、第三区区长等职务，次子陇承虞继陇维邦之后，历任镇彝边防游击大队长、镇雄独立营长、镇彝威剿匪指挥等职。陇承虞卒，其兄陇继尧又继任镇雄独立营营长、镇彝威剿匪指挥。此外，尚有大蚤豪强，散居于松林、洗白、巴溜、以萨沟、牛场坝、八卡、岩洞脚一带，业分别担任当地里甲区乡各级职务，横行于镇雄西南。这些地方豪强，骄横无比，他们与地方官僚相互勾结，把持政权，宰杀自由，俨然割据一方的“草头王”。镇雄全为陇氏和土目的天下，形成官僚、地主、劣绅三位一体的统治，全县的政、财、军权均掌握在他们手中。

看到这里，杨国正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伸手从桌子上端起盖碗茶，轻轻地喝了一口，接着看下去：

镇雄豪强利用手头的政权和武装，巧取豪夺，使大部分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全县55.5%的土地被不到总户数2.9%的地主、资本家等人所占有。确佐地主余若恒有田地55097.5亩，占全县耕地6%以上，其正佃（二地主）就有3600余户，年收租9000余石；大湾地主陇维邦有土地4000余亩，年收租3000多石；陇继尧收租1900余石……由于全县肥田沃土多被少数地主占有，绝大多数无地、少地的农民只好向其租种，把收获的一半或6成作为地租交纳给地主，而且要交押金，立契约，逢年过节还得送礼。稍不注意，便有被夺佃的可能。至于土目官家的娃子（奴隶），那更是惨上加惨，就像大凉山彝族还处于奴隶社会一样，这里的娃子不仅经济上依附于土目，连人身自由都没有。

乌蒙山带人抬着尸体到陇二官太家吃大户的消息被镇雄县县长杨国正的线人飞马报给他。杨国正听了，大吃一惊，他凭直觉，就知道要坏事。但是，他知道他这个县长的分量，明是行政县长，实际就是傀儡，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主。必须要陇家土官表了态才算数。岂止是他这个县政府，县党部、县参议会基本上都是虚设。还好在他的背背（靠山）硬，否则，连这个位子都坐不稳。正因为这样，县党部、县参议会的那些人才牢骚满腹，往省上秘密告状。

对此事他有意装聋作哑，心里说：“让他们去尝尝老百姓的味道吧。”

这时，像几百公斤的肥猪一样的陇二官太，正躺在青杠木制成的躺椅里，吧嗒着长烟管，和管家一起算猪年的大账。

陇二官太是陇继尧的远房堂妹，生了个克夫的命。嫁到赫章安家后，三十几岁了还没有儿女。后来男人死了，她也就成了寡妇。更主要的是她有一副蛇蝎心肠，对人特别残忍，心狠手辣。她下面的娃子，有被她吊死的，挖眼睛的，挑脚筋的；还有一个娃子因为和另一女娃子偷爱成奸，她说坏了她的家规，被她扒了人皮。一到晚上，听到“陇二官太”四个字，连小孩都不敢哭。后来，她又改嫁到以萨沟陇家，生了个姑娘。姑爷安问石是牛场区的区长，陇二官太是场坝区的副区长。人们恨透了她，当面叫她陇二官太，背后却叫她“陇二寡妇”，以咒骂她。

陇二官太正和管家算着账，听到外面吵吵嚷嚷。

陇二官太问：“外面吵什么？叽叽喳喳的，连大过年的都不让人安静，烦死人了。”

家丁慌里慌张地跑进来说：“官，官，奶，奶，讨，讨，讨债的来了。”

陇二官太以为是几个叫花子，头也不抬地看着算盘珠，从嘴里移开烟杆，在鞋帮上敲敲，吐了口唾沫，说：“讨他妈狗屁债，竟然讨到老奶门上来了。去，去，去，拿点剩饭打发一下，让他们走开。不要冲了老奶的财气。”

家丁支支吾吾地说：“官奶……奶……奶，还抬……抬……抬着尸体，有几……几……几百个人呢。”

“抬着的死人是谁？”

“就是安正端那个娃子家二姑娘。”

“她怎么死的？”

“秋收的时候，多收了她一点，她请毕摩做事咒骂官奶奶。你不是派我们下去教训了他一顿，连他家的包谷种都收了吗？她的二姑娘没有粮食，吃观音土胀死了。”

陇二官太满是皱纹沟的脸震了一下，管家和家丁把她扶起来，站到阶沿上一看，只见门前黑压压一片，约有100多个面黄肌瘦的农民。有的打着鼓，有的敲着锣，有的打着莲花落，举着碗，一齐朝院子里涌，为首的就是小老飞乌蒙山。

陇二官太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妇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见她与管家附耳低言：“这里我应付。你赶快派人飞马到牛场去给姑爷送信。众怒难犯，硬上要吃亏。要他带一个连的团丁在以萨沟门口的路两边埋伏好。到时打伏击。”接着对旁边的家丁队长吩咐：“你再把家丁安排到碉堡里。保家要紧，把大门顶死了。找10个精干的跟着我。我不发话不开枪。”

陇家院门口，乌蒙山带着众人大喊：“陇二官太，滚出来！陇二官太，滚出来！”

陇二官太不理不睬。这下，人们更恼火了。

乌蒙山指挥一行人在陇二官太的院门前停下，吩咐道：“毕摩做斋，亲人叫魂。其余的跟我冲进大院吃大户，找陇二官太算账。”人们呐喊着：“吃大户喽！吃大户喽！”冲垮大门，冲进大院。有的在堂屋席地而坐，有的去抓鸡，有的去杀猪，有的去烧火煮饭。

陇二官太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在家丁护卫下，从屋里转出来，连连拱手作揖：“诸位哥子弟兄瞧得起我，到我家里做客，官奶我一定好好招待，不劳大家亲自动手。家丁，赶快准备酒席，款待客人。”

乌蒙山指着门外的尸体，厉声喝问：“陇二官太，你逼死人命，怎么处理。”

陇二官太：“大兄弟，怎么是我逼死的呢？”

安正端哭诉着说：“你不把我家的粮食都抢走，我姑娘会吃观音土胀死吗？呜呜呜……”

人们一齐呐喊起来：“杀人偿命！杀人偿命！”

陇二官太扫了一眼气势汹汹的农民，只得说：“你们说怎么处理

吧？”

乌蒙山从旁边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包观音土丢在陇二官太面前，说：

“两条路由你选：一条，杀人偿命。你照样吃观音土，以你的命抵安二妹的命。第二条，你退还安家所有粮食。你当孝子，为安二妹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超度亡灵。”

陇二官太心里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怒火中烧。但是，这样的事她经过的多了，不能硬碰硬。她用力压住怒火，提醒自己在气势上不能输。她表面上还是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把长烟袋含在嘴里，端起官奶奶的架子说：“老飞兄弟，自古‘田里的稗子不是谷，娃子的命不是命’。黑彝主子的骨头比白彝娃子的骨头要重一百斤。’你要主子给奴隶娃子当孝子，不是为难我吗？”

乌蒙山：“今天就是专门给你出难题来的。你到底选哪条？”

众人一齐呐喊起来：“她不选就一把火把她的老巢烧掉！”说着，有的人就真的去搬柴去了。

陇二官太见状，知道对方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说：“我当孝子，我当孝子。”说着，挪动肥猪一样的身躯，从毕摩手里接过香，跟随着绕灵的人艰难地行进。

晚上，火葬了安二妹的遗体后，小老飞又带着饥民冲进后院，开仓分粮。

陇二官太气急败坏地挡住乌蒙山：“小老飞，你煽动百姓造反，你不要命了？”

乌蒙山对众人说：“乡亲们，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不如做个饱死鬼。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陇二官太斜眼往石碉上望了望，正准备下令开枪。乌蒙山突然从腰间拔出盒子炮，顶住陇二官太的头，厉声道：“不要耍花招了。你这点小九九能哄得了谁。下命令吧！把碉上的人都喊下来，否则就让你的脑袋搬家。”

陇二官太只得战战兢兢地把碉上的家丁喊下来。

众人呐喊着用口袋装，用衣服、帕子包，用碗撮，胆子大一点的就用陇二官太家仓库的箩筐装，凡是能装粮食的都装上，一溜烟走了。

讨债吃大户的人走了，陇二官太看着遍地剩下的残汤剩饭，空空的粮

仓，又气又累又急，像一截朽木轰然倒在地上。

人们挑着、扛着胜利果实嘻嘻哈哈往回赶，刚走到两面是岩，中间是河，河边是路的以萨沟口，一排子弹飞过来，立刻有人惨叫着倒地。埋伏在山两边的人喊着：“要命的，把粮食留下。要命的，把粮食留下。”山里的庄稼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丢了担子、包袱就跑。像爆竹一样的枪声在后面追赶着他们。

乌蒙山掏出双枪向岩脚的山上射击，把对方一连撂倒好几个。

这时，只听一个沙哑脖子喊着：“小老飞，我是牛场区区长安问石。你和吃大户的土匪都被包围了，你投降，还可以保一条命；你不投降，就把你打成马蜂窝。”

凭着乌蒙山的本事，要跳出包围圈并不难，但是会让更多的乡亲丢掉生命。他想了想，大声说：“安问石，你听着，我愿意交枪。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的人立即停止射击。等所有的乡亲走远后，我就跟你走，由你处置。”

“谁不知道你小老飞的本事。我们怎么相信你？”

“汉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可以把我的双枪放在路边的石头上，我就站在这里。如果我违反诺言，你们可以用机枪扫射我。”

“好吧，我再听你一回。”待乌蒙山把双枪放到石头上后，安问石下令停止射击。

乡亲们一步一回头地哭着喊着老飞哥的名字走了。唯有乌蒙山像铮铮铁骨，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安问石把五花大绑的乌蒙山带到陇二官太面前。陇二官太用长烟杆抽了乌蒙山一棍。冷笑着说：“小老飞，你也有今天，飞呀，飞呀，你再飞起来呀！”

乌蒙山瞪着铜铃大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这个母老虎。

陇二官太对家丁队长吩咐：“把乌蒙山吊在外面的大栗树上，看好了，先请毕摩念两天经，为大宅清清鬼镇镇邪，然后就把这个天杀的剥人皮蒙大鼓，天天晚上为我敲鼓巡夜。”